

10元/本

隋唐演义

(清) 褚人获 著

下

《隋唐演义》是一部兼有英雄传奇和历史演义双重性质的小说，讲述了从隋主伐陈开始，至「安史之乱」后唐明皇回京一百七十多年的历史。小说主要贯穿了三方面的内容：一是隋炀帝的荒淫艳情，二是唐明皇、杨贵妃的风流韵事，三是秦琼、单雄信、程咬金等隋唐草莽英雄的故事。作者精心编排，将有关隋唐历史的轶事、杂说，精心溶入到一部作品中，杂而不乱，引人入胜。

【国学精粹文丛】

插图

广东旅游出版社



隋唐演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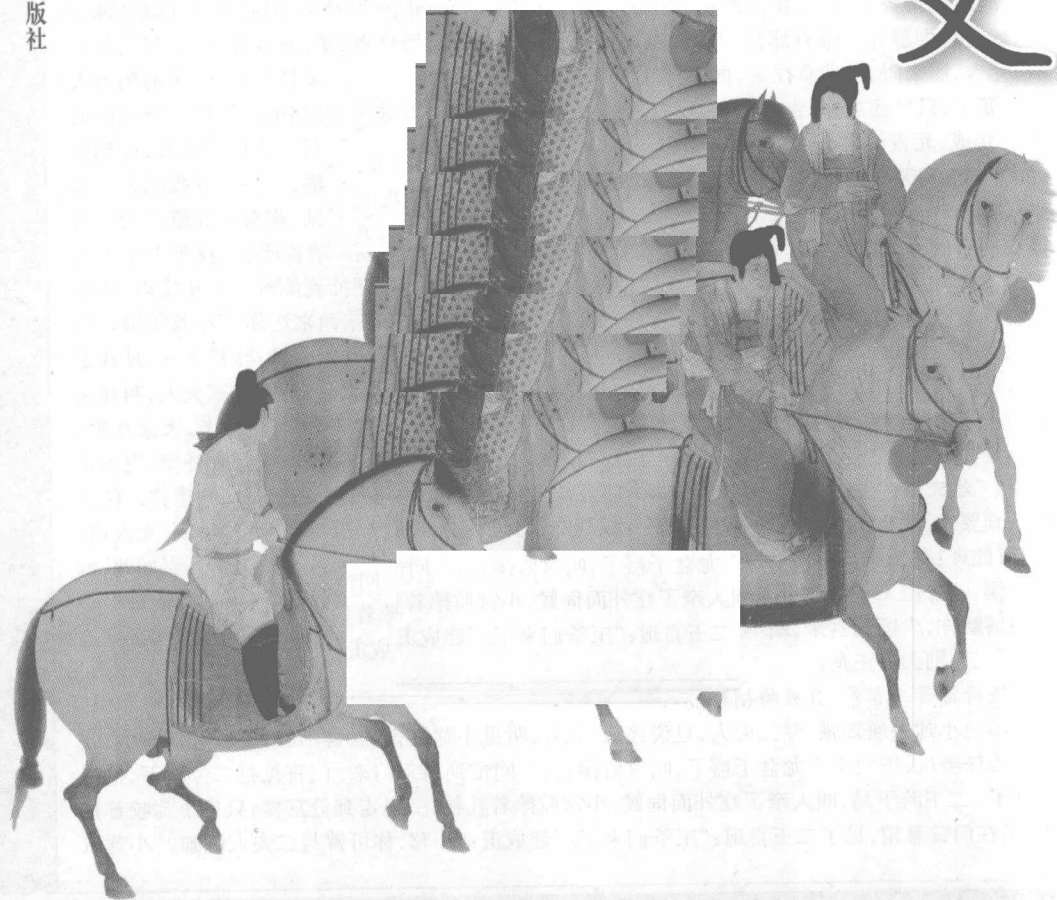
下

(清) 褚人获 著

插图

【国学精粹文丛】

广东旅游出版社



隋唐演义.下 / (清) 褚人获著. —广州: 广东旅游出版社, 2010.2
(国学精粹文丛. 第6辑)
ISBN 978-7-80766-142-9

I. 隋… II. 褚… III. 章回小说—中国—清代 IV. 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201602 号

责任编辑 周梅英
封面设计 乐 宇
图书策划 亮度图书

隋唐演义·下

(清) 褚人获 著

出 版 / 广东旅游出版社
地 址 / 广州市中山一路 30 号之一
邮 编 / 510600
印 刷 / 广州市官侨彩印有限公司
版 次 / 2010 年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/ 787×1092 1/16
总印张 / 54.25
总字数 / 108 千字
书 号 / ISBN 978-7-80766-142-9
总定价 / 60.00 元(全六册)

【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】

本书如有错页倒装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换书

第六十四回

小秦王宫门挂带
宇文妃龙案解诗

词曰：

寂寂江天锦绣明，凌波空步绕花阴。一枝蓦地闲相近，惹得狂蜂空丧身。 送乐意，对芳樽，腰围玉带暗藏针。片词题破惊疑事，喋血他年逼禁门。

右调《鹧鸪天》

今且慢说秦怀玉剿灭了王世充、邳元真回来，将二人首级献功，唐帝赏劳。再说武德七年间，四方诸丑，亏了世民击灭将完，时唐皇晚年，总多内宠，生儿者二十余人，无子者不计其数，靡不思迭寻宠爱，各献奇功？然其间好事生风敢作敢为的，无如张、尹二妃。他本是隋文帝宠用过的，忽然间唐帝又把他两个弄起手来，今幸一统天下，虽不能做正位中宫，却也言听计从，无欲不遂；更值窦皇后福祿不均，先已驾崩，因此两人的心肠更大了些。但唐帝因宫中年少佳丽甚多，便在他两个身上也就平淡；何知妇人家这节事如竹帘破败，能有几个自悔检束的，但看时势之逆与顺耳。

时值唐帝身子不爽，在丹霄宫中静养。相戒诸嫔妃，非宣召不得进来，因此那些环佩袅娜之人，皆在宫中静守。惟有那张、尹二夫人，年纪却在三旬之外，谑浪意味，愈老愈佳；平昔虽与建成、元吉，眉来眼去，情意往来，恨无处可以相承款曲。那日恰好尹夫人差侍儿小莺，去请杨美人蹴球耍子，只见建成、元吉与两个小宫监跟了走来。小莺见了，笑逐颜开问道：“二位王爷在何处来？”建成、元吉认得小莺是尹夫人的丫鬟，便道：“我两个特来寻你们二位夫人说说话儿，你到何处去？”小莺笑着摇头道：“不是二位王爷是丹霄宫中出来，如今回去快活，为甚么寻我们夫人起来；若是有正经要会，何不在前日昨日，今却说这样话来骗我？”建成听见，欢喜不胜道：“为甚么该在前日昨日来？”小莺笑道：“罢了，有人来撞见，又要搭出是非来，请各便罢，我要去干正经了。”就要走动，当不起建成是个酒色之徒，见那小鬟说话伶俐，一把扯到侧首一个花槛内，叫小监门首站着，执着小莺双手道：“小妮子，你从实说与我们听了，我把东西来送你。”小莺笑道：“东西我不敢领，既承二位王爷下问，待我对你说了罢。前日初十，是张夫人诞日；昨日十三，是我家尹夫人诞日。这两天被众夫人闹得好厌，今日甚是清闲，张夫人又道无聊，约了我家夫人，叫我去请杨夫人来蹴球耍子，故此我说二位王爷既有话要会二位夫人，何不也在前两日来，大家相聚，岂不是一场胜会？”元吉道：“众夫人拜寿，我们怎好来亲热孝顺？今日无事，正好来补贺，岂不是两便？”建成道：“说得有理，我们弟兄两个回去备了礼物就来，你与我们说声。”小莺道：“二位王爷认真要来，我也不去请杨夫人了，在宫专候驾临；但恐不准，叫我那里当得起？”建成、元吉道：“岂有此理！你道我虚言么，我们先将一物与你取去，送二夫人收了如何？”小莺道：“若得如此，方好相候。”二位王爷各在身上解下一条八宝十锦合欢丝鸾带，付与小莺收了，又道：“我们现今不能用情赠你，少顷到官来，断不虚你的盛情。”小莺道：“您说快去了来，竟到后宰门走进，更觉近些。”三人别去。正是：

慢跨富贵三春景，且放梅梢玩月明。

不说小莺去通知张、尹二夫人，且说建成、元吉，听见小莺之言，欢喜不胜，疾忙赶到府中，收拾了珍珠美玩，把两个金龙盒子盛了，叫宫监捧着，一同忙到后宰门来。门官见是二位殿下，忙把门开了。二王跨下马，叫人牵了在外面伺候，小宫监捧着礼物，二王走到分宫楼，只见小莺咬着指头，站在门首悬望，见了二王喜道：“王爷们来了。”建成道：“小莺，你可曾与二夫人说知？”小莺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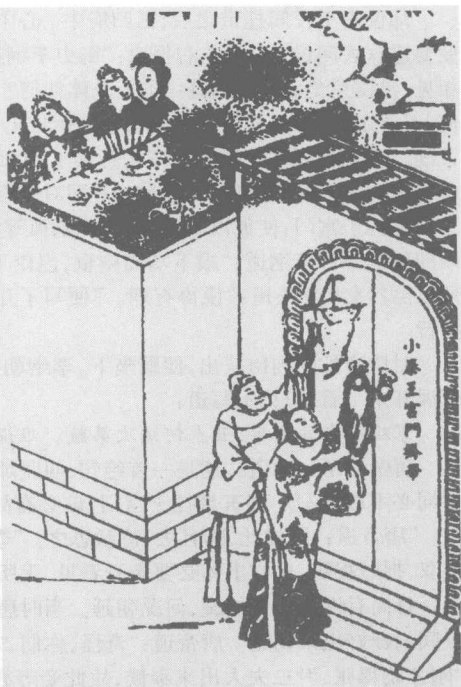
点头儿，引二王进去，到中堂坐下，叫两三个宫奴，把礼物收了进去。一盏茶时，只见张、尹二位夫人跟着三四个宫娥，轻移莲步，走将出来。二王如飞叫人把毯子铺下，要行大礼。二位夫人那里肯受，自己忙走近身来拖住。张夫人道：“二王怎么要行起这个礼来，岂不要折杀我们？”元吉道：“二位夫人，如同母子，焉有圣寿不行恭拜之礼？”尹夫人道：“求二位以常礼相见，我们两个心上方安。”二王无奈，只得顺从了。张夫人道：“屈二王到楼上去坐坐，省得这里不便。”尹夫人道：“姐姐夫不差。”

大家同到楼上来，二王看那三间楼的景致，宛如曲江开宴赏，玉峡映繁华。二王坐定，用点心茶膳，彼此细陈款曲。张夫人道：“向蒙二王时常照拂，使我二姊妹梦寐不能去怀，不意复承厚赐，叫我两个何以克当？”元吉笑道：“张夫人说甚话来？骨肉之间，不能时刻来孝顺，这就是我们的罪了，怎说那个话来？”建成道：“我们心里时常要来奉候，一来恐怕父皇撞见，不好意思；二来又恐夫人见罪，不当稳便，故此今日慢慢的走来，恰好遇着小莺，叫他先来通知，方才放心。”尹夫人道：“我家张姐姐常常对我说，三位殿下都是万岁所生，不知为甚秦王见了我们，一揖之外，毫无一些好处。他倚着父皇宠爱，骄矜强悍，意气难堪。故此前日皇上要他迁居洛阳，幸得二王爷叫人来说了，被我姊妹两个在万岁爷面前再四说了，方才中止。”张夫人道：“总是有我四人一块儿做事，不怕秦王飞上天去。”元吉道：“若得二位如此留心，真是我们的母后了。”两夫人多笑起来。时绮席珍馐，雕盘异果，无所不有；四人猜谜行令，说说笑笑。英、齐二王都是酒色中人，起初还循些礼貌，到后来各人有了些酒，谑浪欢呼，无所不至。古人云：酒是色之媒。二王酒量原是好的，因身边各有个千娇百媚的女子相对语言，眉眼传情，他们醉翁之意俱不在酒，便假装醉态。元吉道：“我们酒是有了。求二位夫人稍停一会儿何如？”二夫人见了这两个俊俏后生，狎邪旖旎，无所不至，那里描写得完？

正是：万恶果然淫是首，从教手足自相残。

少停两对情魂联臂出来，建成笑对元吉说道：“清风玉磐，音响余笋，正如巫山云梦，难以言传不同。”元吉也笑道：“风牌月阵，莺燕猿吟，总是我粗浅之人也学不出。”自此英、齐二王满心畅快，打发宫监与外面伺候的回去了，便同二妃欢呼弹唱不题。

再说秦王因唐帝在丹霄宫养病，他就不回西府，晨昏定省，每日调奉汤药，整顿了六七日。时天色已暝，月上花枝，唐帝身子略已痊可，便对秦王道：“吾病今日稍觉安稳，你依朕回府去看看。”秦王不敢推却，只得领了父皇旨意，辞驾出宫。行至分宫楼，忽听见弹筝歌唱，轻一声高一声，韵致悠扬。秦王站了一回，见是张、尹二妃寝宫，便道：“他晓父皇有病，正该忧闷沉思，为甚歌唱起来？”就要行动，忽听见里面喊道：“这一大杯该是大哥饮的，我却先干了！”秦王道：“他们弟兄两个，平昔有人在我跟前说许多话，我尚猜疑；不意如今这时候，还在这里吹弹歌唱，不特不念父皇之疾，反来淫乱宫闱，理实难容。我若敲门进去，对他训论上番，也是正理；倘然父皇晓得，又增起病来，反为不美。”停足想了一回道：“也罢，暂将我的腰间玉带，解下来挂在他宫门上，待他们出来见了，



好叫他痛改前非。”打算停当，即将腰间玉带解来挂在蟠龙彩凤之门，自即那步而出。

却说英、齐二王，五更时忙起身来，收拾完备了；天天、小莺，各送上汤点。建成对二妃道：“我二人承你二位如此恩情，时刻不能去怀；倘秦王这事稍可下手，我们外边必传进来。替你二夫人说，如里边有甚么机会，也须差人报与我们得知。”张、尹二妃道：“秦王这事，总是你我四人身上之事，不必叮咛；但是离多会少，叫我二人如何排遣？”建成犹执着二妃子之手，咽咽难言。元吉道：“你们不必愁烦，我与大兄倘一得便，即趋来奉陪。”张、尹二妃拭泪，直送至玉宫门首，开门出来猛见守门宫监，将玉带呈上，云：“是昨夜不知何人挂在宫门上的。”建成忙取来一认，却是秦王身上的，二王吓得神色俱变，便道：“这是秦王之物，毕竟昨夜他回去，在此经过，晓得我们在内顽耍，故留此以为纪念，如今怎样好？”张艳雪说道：“不必慌张。秦王既有如此贼智，拼我一口硬咬着，这罪名看他逃到那里去？”便向建成耳上说了几句，建成欢喜放心，即与元吉勉强散别归府。

张、尹二妃忙进宫去打扮停当，将秦王玉带边镶四围割断了几处。跟了天天、小莺齐上玉辇，同到丹霄宫来朝见唐帝。唐帝吃了一惊，便问道：“朕没有来宣你们，何故特然而来？”二妃道：“一来妾等挂念龙体，可能万安；二来有不得已事，要来见驾。”唐帝道：“有何事必要来见朕？”张、尹二妃不觉流泪道：“妾等昨夜更深，忽然秦王大醉，闯进妾宫中来，许多甜言媚语，强要淫污，妾等不从，要扯他来见陛下，奈力不能支，被他走脱，只把他一条玉带扯落在此，请陛下详看，以定其罪。”唐帝道：“世民这几日时刻在此侍奉，昨因朕病体小愈，故黄昏时候叫他回府将息，何曾用过酒来，说甚大醉？”将玉带细玩，又是秦王之物，便道：“玉带虽是他的，其中必有缘故，或者是他走急了，擦在何处，你们宫奴拾了便将来诬陷他，这是使不得的呢！”尹瑟瑟道：“妾等几年侍奉陛下，何曾诬陷他人，说这样话来。”两个装出许多妖态，满面流泪，挨近身旁，哀哭不止。唐帝不得已。只得说道：“既如此，二妃且回，待朕着人去问他。”即写几字着内监传旨，命御史李纲去问秦王闯宫情由、明白奏闻。因此张、尹二妃只得谢恩回宫。

却说秦王夜间挂带之后，忙归府中。心中着恼，那里睡得着？绝早起身，把家政料理了一番，便要进宫去问候。只见左右报道：“御史李纲在外要见王爷。”秦王只道是要问父皇病体，便出来相见，参谒后坐定。李纲道：“圣上龙体如何？”秦王道：“孤昨夜回来，身子已觉好些，不知今日如何，正要定省。”李纲道：“今早有个内臣传出旨意，发到臣处，要臣来请问殿下，故臣不得不自来冒渎。”秦王忙叫左右摆着香案来开读了。此时秦王颜色惨淡，便想道：“昨夜我一时听见，故借此以警他们将来，不意却反来诬陷我！”即对李纲道：“孤昨夜在父皇宫中回来，楼前偶有所闻，故将玉带系挂于宫门，使彼以警将来，况此系孤等家事，亦难明白诉卿。只问先生，孤何如人也，而欲以捏作溜乎？”李纲道：“殿下功高望重，岂臣下所敢措辞；今只具一情节来，封付臣去回覆圣旨，便可豁然矣！”秦王道：“说得有理。”便写了几句，封好付与李纲，李纲袖了，便辞出府去，回覆了圣旨。

时唐帝忙叫内臣扶出，便殿坐下。李纲朝拜已毕，叩问了圣体，然后将秦王所封之书呈上。唐帝展开来一看，只见上写道：

家鸡野鸟各离巢，丑态何须次第敲。难说当时情与景，言明恐惹圣心焦。

唐帝看了一遍道：“这是一首绝句，叫朕那里晓得？”李纲道：“秦王秉性忠正严烈，陛下素知，此词必不敢轻写。闻玉带挂于宫门，谅必有故。陛下龙体初安，且放在那里，慢慢详察，自然明白。”唐帝道：“既如此，卿且去，待朕思之。”李纲不敢复奏，辞帝而出。当初汉萧何治律云：捉奸捉双，捉贼捉赃，这样事体必要亲身看见，无所推蔽，方可定案；若听别人口唆，总难拟断。且大人家一日尚有许多事体纠缠，何况朝廷。当时唐帝见李纲出宫去了，正要此字揣摩，只见宇文昭仪同刘婕妤出来朝见。唐帝道：“奇怪，你们二妃子为甚也出来，莫非亦有甚么事体？”二妃笑道：“刚才晓得张、尹二夫人出来奉候，故此妾等亦走来定省。今日龙体想已万全，还该寻些甚么乐

事，排遣排遣才是。”唐帝见说，微叹不言。宇文昭仪瞥见了那张字纸在龙案上，便道：“此诗亦郑卫之音，陛下书此何用？”唐帝道：“妃子何以知其是郑卫？”宇文昭仪道：“陛下岂不看他四句字头上，列着‘家丑难言’四字，明白书陈，为甚不是？”唐帝到底是老实好人，便将张、尹二妃出来告诉，以至叫李纲去问秦王，故此秦王写这几个字来回覆，说了一遍。宇文昭仪道：“这样事体岂可乱谈，必须亲自撞见，方可定案。张、尹二人在隋如此胡乱朝政，他亦能甘忍。这几年秦王四海纵横，岂无一女胜于此者，何今日特然驾言污及？况前月陛下差秦王平定洛阳，又差妾等阅选隋宫美人，收府库珍奇，娇艳数千，秦王从不一顾，至于资财或者有之。陛下可记得：当时妾与张、尹二夫人等，曾请各给田数十顷，与妾父母为业，已蒙陛下手敕赐与，秦王竟与淮安王神通，封还诏敕，不肯给田。以此看来，贤王等皆是惜财轻色之人，安能如陛下钟情娇怯者也。张、尹二夫人或者犹以此记怀，未能释然耶？”刘婕妤道：“三十六宫，四十八院，粉黛数千，娇娥盈列，并无三尺之童在内，何苦以此吹毛求疵，能不免动太穆皇后泉下之悲乎？”这句话打动了唐帝的隐情，便道：“我也未必就去推问，二妃且莫论他。”

正说时，有个内监进来报道：“平阳公主薨。”唐帝叹道：“公主当初亲执金鼓，兴义兵以辅成大业，至有今日。不意反不克享，先我而亡。”说了不觉泪下。宇文、刘二夫人道：“陛下切念公主，尤宜善视三王；况龙体初安，诸事总系大数，陛下还宜调护。”唐帝点头。二妃正要扶唐帝到丹霄宫去，忽兵部传本进来，说夷寇吐谷浑结连突厥可汗，直犯岷州，请师救援。唐帝想了想，援笔批道：“着驸马兵部总管柴绍火速料理丧事后，率领精兵一万前往岷州会同燕郡刺史罗成，征剿二逆，毋得迟误。”即叫内监传旨出去，回到丹霄宫，颐养起居，龙体平复。

一日，在苑囿间玩，英、齐二王在那里驰马试剑，秦王亦率领西府诸臣见驾。言论间，英、齐二王与秦王各说武艺超群，唐帝对尉迟敬德道：“本领高低各人练习，若说膂力刚强，单鞭划马，人所难能，不意敬德独擅，真古今罕有。”齐王挺身说道：“敬德听言，恐皆虚逛，他道满朝将士，尽是木偶，故此夸口，已知我众不能使槊，今儿与他较一胜负何如？”唐帝道：“儿与敬德比试，何所取意？”敬德道：“臣自幼学习十八般枪马之法，并无虚发，但以理论之，殿下是君主，恭乃臣下，岂可比试使槊？”元吉道：“不妨，此刻不论品秩贵贱，只较槊法，暂试何害？”原来元吉亦喜马上使槊，一闻敬德夸口，必要与他较一胜负：“便请二哥全装贯甲，一如榆窠败走之状，自假单雄信飞马来追，看你单划驽马能夺我槊否？”敬德道：“愿赦臣死罪，恭贱手颇重，恐有伤损，只以木槊去其锋刃，虚意相拒，独让殿下加刃来迎，臣自有避刃之法。”

元吉大怒，私与部下一将黄太岁说了几句，便上马持大杆铁槊大呼道：“敢与我较槊么？”秦王听见，便挺枪勒马而走；元吉持槊追赶，将有里许，举槊要刺秦王。敬德乘马赶上，喊道：“敬德在此，勿伤吾主！”元吉遂弃了秦王，挺槊来战敬德，被敬德扭住，夺过槊来，元吉坠马而走。只见黄太岁直赶过了元吉，挺槊来刺秦王，秦王奋不顾身而斗，将要败时，敬德飞马赶来，黄太岁忙把槊来刺敬德，敬德把身一侧，忙举手中鞭打去，恰好那条槊又到面前，敬德夺过槊来一刺，可怜那黄太岁坠马而死。敬德忙去回奏唐帝道：“黄太岁欲害秦王，故臣杀之。”元吉向前奏道：“秦王故令敬德杀我爱将，有违圣旨，乞斩敬德，以偿太岁之命。”秦王道：“眼见你使太岁来害我，如此饰词抵罪，敬德不杀太岁，吾命亦丧于太岁之手矣！”唐帝道：“黄太岁朕未尝使之，何得尚自提槊追逐秦王。敬德有救主之功，朕甚惜之。况且你要他比槊，宜赦其罪，以旌忠义之心。汝弟兄当自相亲爱，患难相扶，庶不失友于之意，使吾父寸心窃喜，胜于汝等定省多矣。”说了，即便散朝不题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五回

赵王雄踞龙虎关
周喜霸占鸳鸯镇

词曰

世事不可极，极则天忌之。试看花开烂漫，便是送春时。况复巫山顶上，岂堪携云握雨，逞力更驱驰。莫倚月如镜，须防风折枝。百恩爱，千缝缝，万相思。急弦易断，谁能系此长命丝？触我一腔幽恨，打破五更热梦，此际冷飕飕。无意常如此，人情更可知。

右调《水调歌头》

谚云：一失足成千古恨，再回头是百年身。不要说男子处逆境有怨天尤人，即使妇人亦多嗟叹，一日之间，就有无穷怨尤，总是难与人说的。这回且不说唐宫秦王兄弟夺槊之事，再说隋宫萧后住在突厥可汗那里。那可汗虽是个勇敢忠厚的蛮主，政治之外，并无丝竹管弦之乐，惟裙带下那一答儿是他消遣的事。年近五旬，已弄成病了。不想萧后到来，又看上了眼。惟沙夫人与薛治儿凛不可犯，萧后与韩俊娥、雅娘早已刮上了手。他们又是久旷的人，突厥便增了几贴劫药，就一旦弄死。韩俊娥、雅娘住了年余，水土不服，先已病亡。义成公主见丈夫死了，抑郁抱病，年余亦死。王义的妻子姜亭亭又因产身亡。沙夫人把薛治儿赠与王义为继室。罗罗虽然大了赵王五六年，却也端庄沉静，又且知书识礼，沙夫人竟将罗罗配与赵王。那突厥死后无嗣，赵王便袭了可汗之位，号为正统，踞守龙虎关，智勇兼备，政令肃清，退朝闲暇时，奉沙夫人等后苑游玩，曲尽孝道。

一日交秋时候，萧后独自闲行，伫立回廊绿杨底下，见苑外马厰中有个后生马夫，在那里铡草上料，闲观那马吃草。萧后看他相貌，好象中国人，因唤近前来，问：“你姓甚名谁，是何处人？”马夫道：“小的扬州人，姓尤名永。”萧后道：“我说象中国人，你有妻小么？为何来到此处？”马夫道：“小的向随王世充出征，因流落聊城，与一个相知周逢春同住，不期遇着宇文文化及宫中三个女人，说是隋朝晨光院周夫人、积珍院樊夫人、明霞院杨夫人。那周夫人说起来，原来就是周逢春的族妹，因此逢春便叫周夫人嫁了小的，那樊夫人与杨夫人都嫁了周逢春。”萧后惊讶道：“有这等事！如今三位夫人呢？”马夫道：“周氏随了小的年余，因难产死了，那樊夫人也害弱症死了，只有杨夫人还随着周逢春在临清鸳鸯镇上，开招商客店。”萧后道：“你既与周逢春同住，为何又独自来到这里？”马夫道：“小的因周氏已死，孤身漂泊，同伍中拉来这里投军，因羁留在此。”萧后又问：“你今年几岁了？”马夫道：“小的三十岁。”萧后想了一想，说道：“我就是隋朝萧后，我怜你也是中国人，又看周夫人面上，要照顾你，且还有话要细问，只是日间在此不便说得，待夜间我着人来唤你。”马夫叩头应诺而去。是夜萧后正欲唤那尤永进去，不想被人知觉，传与赵王知道。赵王疑有私情勾当，勃然大怒，立将尤永处死，正言规谏了萧后一番，严谕宫奴伺察其出入。萧后十分的惭愧。正是：

只因数句闲言语，致令人亡已受惭。

今说柴绍领了圣旨，随即发文书着令部下游击李如珪提兵一千去知会罗成，叫他：“先领兵去到岷州，抵住吐谷浑，我却提师来翦灭二寇。”不一日，李如珪到了幽州，见了罗成，罗成拆开文书看了，即奏知郡王。罗艺道：“岷州远，突厥可汗那里去近；况突厥可汗已死，今嗣子正统可汗系隋朝沙夫人之子赵王，闻得萧后也在那里，王义又在那里做了大臣，俱是我们先朝的旧人。你今只消领一枝兵去，与他讲明了，吐谷浑不见正统可汗助兵来，也就罢了。”罗成道：“父王之言甚善。”便归到署中。与窦线娘说了。线娘道：“萧后当初曾到我家，见他好一个人材，闻沙夫人是一

个有志女子，我要见他，同你去走一遭。”罗成道：“若是夫人同去，尤为威武。”花又兰道：“妾也同二儿去上上父母的坟。”原来窦线娘已养了一个儿子，叫阿大；花又兰亦养了一个儿子，叫阿二，差得半月，各有八岁了。随叫金铃、吴良大家收拾，辞别了燕郡王起身。

行不多时，已到岛口。正统可汗得了信息，忙与沙夫人商议道：“吐谷浑约我国助兵，同到中原去骚扰，两日正在这里选将，不想唐朝到差燕郡王之子罗成来问罪，如今怎么样好？”沙夫人道：“罗艺原是我先帝的重臣，其子罗成，因他勇敢，就做了唐家的大臣；况还有个窦建德的女儿线娘，赐与他为妻，他夫妻二人原是能征惯战之将，不可小觑了他。”萧后道：“不是这句话；若是他人夺了我们天下去，不要说他来征伐，就不来也要合伙儿去征剿一番。如今这李渊，你们不知，他与我家有中表之亲，他家太穆窦皇后与我家先太后是同胞姊妹，岂不是亲戚？况窦线娘我也认得，是一个袅娜之人，只是嘴头子利害些，不见他甚么本事，他若来此，我也要去看他。”

正统可汗听了，忙出去与王义商议，使他先领一支兵出去，自己慢慢的摆第二队出城。李如珪要抢头功，做了先锋，被王义用计杀输了，败将下去。窦线娘第二队已冲上来，见前面尘头起处，好象败下来的光景；线娘挺着方天画戟，直赶向前，见战将那条枪离李如珪后心不远，着了忙，便拔壶中箭，拽满弓射去，正中战将枪头上。那将着了一惊，只见王义妻子薛治儿舞着双刀迎将上来。线娘把方天画戟招架，两个斗上一二十合，薛治儿气力不加，便纵马跳出圈子外来问道：“你可是勇安公主么？”窦线娘道：“你既知我名何苦来寻死？”薛治儿道：“你可认得萧娘娘么？”线娘道：“那个萧娘娘？”薛治儿道：“就是先朝炀帝的正宫娘娘。”线娘道：“我们父皇曾与他诛讨逆贼宇文化及。萧后曾到我国来一次。”薛治儿笑道：“即如此，我也不来杀你，我家可汗来了！”窦线娘笑道：“我也不来擒你，我家做官的来了。”各自归降。

不说薛治儿归寨与赵王说知。窦线娘兜转马头，行不多几步，只见罗成飞马而来，线娘把杀阵与他说了。罗成道：“既是赵王领兵出来，我自去对付他。”忙到阵前，叫小卒：“去报知阵中，快请正统可汗出来，俺家主帅有话问他。”小卒进去说了，赵王忙叫兵卒摆队伍出来。正是：

冲天软翅映龙袍，扎紫貂裆影自招。玉带腰围紧绣甲，金枪手腕动明标。

白面光涵凝北极，乌睛遙曳定蛮蛟。何以玉龙修未稳，一方权掌协人曹。

罗成见了举手道：“尊驾可就是先帝幼子赵王么？”赵王道：“然也，你可是燕郡王之子罗成？”罗成道：“正是。昔为君臣，今为秦楚，奈为上命所逼，不得不来一问，不知何故要助吐谷浑来侵略？”赵王道：“这句话系是吐谷浑借来长威，实在我没有发兵；况唐之得天下，得之宇文文化及之手，并未得罪于父皇，气数使然，我亦不恨他。今母后萧娘娘尚在此，汝令正窦公主，想必也在这里，烦尊夫人进宫一会，便知端的。”罗成道：“还有一位义士王义，可在这里？”赵王指着后面一个金盔的战将说道：“这个就是。”王义在马上鞠躬道：“小将军请了。”罗成道：“请殿下先回，臣愚夫妇同王兄进城来便了。”赵王见说，便率兵先自回宫。罗成使李如珪督理军马在城外，王义使夫人薛治儿来迎接窦线娘，自同罗成摆队进城。

罗成夫妇一进城来，见人居稠密，市镇轩矮，那些民家多是张灯挂绣，蜀彩叮口当，把那驼狮象齿叫不出的奇珍古玩，摆列门庭。罗成夫妇在马上看了，称羨不已。说赵王进宫见了萧后与沙夫人，即将王义如何与他断厮杀，他们败了下去，薛治儿与窦线娘又如何较量，治儿乖巧，他要输了，幸我出去得快，罗成也到，大家说了一番，罗成肯同线娘进宫来见萧母后。萧后道：“他们既要入宫，你快吩咐御膳所好好备宴，每事齐整些。”赵王道：“这个晓得。”出去叫文武官僚点二千兵把守各处，直到宫门内，明枪亮刀摆设齐整；又叫城中百姓，张灯结彩迎天使；又叫两个小蛮吩咐道：“你两个快快到城外去对王爷说，如窦公主进宫，命薛夫人送至宫中。”小蛮去了不多几时，只见四个内监进来报道：“天使到了。”赵王因罗成是个天使差官，只得到二门上接了进去，罗国后也跟二宫奴接了窦线娘，薛治儿随了进去。萧后、沙夫人与窦线娘见过了礼。罗成到了龙升殿，见有香案在内，就把赤符诰命供在上面，赵王朝拜了。罗成道：“殿下请进问声萧娘娘，可要出来

接旨？”赵王如飞进去与萧后说知。萧后想了一想，叹口气道：“嗟，当初人拜我，如今我拜人，天下原不是他夺的，况又是亲戚，做了一统之主，如今俨然朝命纶音，便去参谒也罢，只是没有朝服在此奈何？”赵王道：“当初公主的法服尚在篋中，何不取来穿上，岂不是好。”赵王叫宫奴取出，替萧后穿好，与寻常绚彩迥异，出来拜了圣旨。罗成要请萧后上坐朝拜，萧后垂泪道：“国灭家亡，今非昔比，何云讲礼，请小将军不必。”赵王、王义皆劝常礼，罗成见说，只得常礼相见了。

萧后进去，也请线娘上坐内席。萧后对线娘道：“我当初乱亡之日，曾到过上宫，那时公主年方二九，于今有三旬内外了，不知有几位令郎？”线娘道：“妾痴长三十一岁了；两个小犬俱是八岁，一个是妾所生，一个是花二娘所生。”沙夫人道：“正是，还有个花木兰的妹子又兰，闻得也是个有义气的女子，想是伴着两个小相公住在家里么？”线娘道：“那两儿顽劣，见我出来，他怎肯住在家。如今随着二娘也在寨中。”萧后道：“既如此，何不请到宫中一会？”沙、罗二夫人忙叫人进来，差他拿两个宝辇，到罗老爷大寨里去请花夫人同二位小相公进来。小蛮领命而去。线娘亦叫金铃出去对罗成说知，叫他着人回寨保送进来。萧后道：“普天下混乱之时，不意你们这些若男若女，自立经济，各得其所；但不知女贞庵内四位夫人可安否？”线娘道：“娘娘不知，他四位夫人，起初只有杨、徐、秦三家供膳，如今因江惊波赐与程知节；贾林云赐与魏征，罗佩声赐与尉迟敬德，这三家都是徐、秦通家好弟兄，各出己财，替他置买田地，供养他安逸得紧。”沙夫人道：“三位夫人在何处，得以朝廷宠赐？”线娘就把又兰到女贞庵回来遇雨，住在殷寡妇家，遇了三位夫人，钦差太监知是江、罗、贾三位，同至京中，细细述了一遍。沙夫人道：“江、罗、贾三位夫人该享厚福，若是当初同我们走出，如今也在一处，因他命中该招贵夫，故此不幸中得了宠幸。”罗国母道：“如今这四位钦赐夫人可好么？”线娘道：“想比当时更觉得意些。袁紫烟生了一子，闻要聘贾林云的女儿；江惊波生了一女，闻许配罗佩声的儿子，都是相爱相敬的。”萧后道：“我也常在此相念，巴不能中国有人来，同我回家去，看看先帝的坟墓。如今好了，我同你们回去，死也死在中国。”

正说时，只见一个小蛮进来报道：“花二夫人到了！”沙夫人同罗国母迎了上去，线娘见了说道：“小大、小二，快同做娘的来拜见了萧娘娘三位。”花又兰忙请萧后上去坐了见礼，萧后不肯，道：“快请常礼见了，我们讲话。”花又兰道：“草茅贱质，有辱娘娘赐召。”萧后道：“说那里话来，璠珣共载，何妨倚壁侵光？”又兰与沙夫人、罗国母及薛治儿见了礼，萧后见两个孩子恭恭敬敬，也在那里作揖，忙叫抱来，双手掇了两个坐在膝上，道：“何物双珠，生此宁馨联璧？”线娘道：“娘娘可放那两个小犬到殿上去见了殿下。”罗国母道：“妾同二位相公去看如何见礼。”萧后说：“我们大家去走走。”到了外面，正在那里坐席，赵王看见了，甚是欢喜，就叫把椅子来坐了，众夫人亦进来饮酒。萧后看线娘面貌，不要说人材端正，兼之倜傥风流，更自可人；看又兰体段，与线娘差不多，那肌肤的白晳，真似柔荑瓠犀，但觉楚腰宽褪了些。萧后叫宫奴取日历来看一看，说道：“后日是出行日期，老身便同公主夫人回中原去走遭。”线娘笑道：“娘娘若到了中原去，恐怕中原人不肯放娘娘转来奈何？”萧后道：“除非是我先帝九泉回阳，或者可以做得些主。”停回吃完了酒，赵王领了罗家两个孩子进来，萧后对赵王说了要回南去看先帝的坟墓，沙夫人再三不肯。赵王等萧后陪了线娘去说话，便对沙夫人道：“母后好不凑趣，这里有母后足矣，他在这里也无干，既要回去，由他回去。”说了出来，如飞与王义说知。王义道：“娘娘要去看先帝坟墓，极是有志的事，臣亦要同去拜哭先帝。”

赵王进来，恰好线娘等要辞别起行，赵王道：“家母后终是后日要回南去，公主请住在这里一两天，同行如何？”萧后、沙夫人亦再三挽留。线娘住在萧后宫中，萧后对线娘道：“当初我见公主外边军律精严，闺中行动规矩，凛然不可犯，为甚如今这般温柔和软，使人可爱可敬？”线娘道：“当初妾随母后的时节，母后治家严肃，言笑不苟，不知为甚跟了罗郎之后，被他提醒了几句，便觉温和敬爱，时刻为主，喜笑怒骂别有文章。”萧后道：“如此说，你们燕婉之情想笃的了。”因不觉

堕下泪来道：“先皇帝当年与我亦是如此，他撇我在此，弄得如槁木死灰，老景难堪。”线娘道：“我闻得当今唐天子一统山河。也喜快活的了，不多几时，选了几个美人进去。”萧后点点头儿，吩咐宫奴打叠行装。倏忽过了两日，罗成已先差潘美写文书关会柴绍了。自同线娘做了前队，李如珪与王义夫妇做了后队，指拨停当，便谢别起行。萧后与沙夫人、罗国母亦各大哭一场上辇。罗成在路上换了赵王的旗号，如接应吐谷浑的光景不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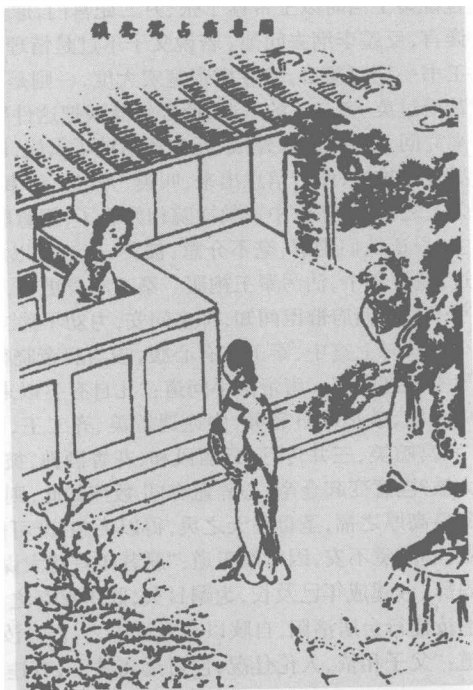
再说柴绍得了旨意，忙完了丧葬，即点兵起程，到了岷州，将地图摆列着看了一遍，叫土人询问一番，毫无虚谬，即便进征。那吐谷浑晓得了，即便择一个高山，名曰五姑山，那山有许多好处。但见：

层峦掩映，青松郁郁。连绵叠石漾回。翠柏森森乱舞。云间风寂，喧天雷鼓居中；日脚霞封，震地鸣锣成吼。说甚盘纓五色，一派长戈利刃，犹如踏碎雷车；不过驼马八方，许多杀气寒烟，宛似掣开闪电。正是交兵不暇挥长剑，难逞英雄几万师。

柴郡马与此山止远一二箭地，扎住营寨。又暗调许多将士，将一个胡床坐了，呆看那山峰高叠翠，果然好景。那吐谷浑蛮兵，见他这般举动，恐怕柴绍是个劲敌，倏忽间要冲上山来，便飞箭如雨攒将下来。柴郡马将士毫无惊惶之意，按阵站定，箭至面前，一步不移，口衔手掉，各各擒拿，绝无一个损伤，柴绍叫两个女子，年方十七八，娇姿妙态，手拨琵琶，长短轻喉，相对歌舞。吐谷浑见了大骇，各停戈细看那一对翻江倒海，蝶乱花飞，歌舞好一回，又一对上场，愈出愈奇的装演撮弄，赛过弋阳女子，走索佳人，将有了两三个时辰；只听得五姑山后一声炮响，忽然四下呐喊。柴郡马知罗成率领人马已到，忙帅精骑杀上山来，前后夹攻，虏众大溃退去。柴、罗二军追至三四十里，方才报捷班师。王义见了柴绍，说是送萧后回南。柴绍亦见了萧后，一队儿同行。柴绍恐怕朝廷疑忌，即于奏捷疏中说起萧后要回南省墓，预差李如珪速行上闻，自因要去会齐国远在山东做官，故与罗成同走；妾线娘要到雷夏拜墓，一同起行。

一日行至临清，天色傍晚，萧后问王义道：“可到鸳鸯镇过么？”左右回道：“这是必由之路。”

萧后道：“闻得鸳鸯镇有个周家饭店，我们在那里去歇罢。”众人应声，赶到前面，见一个招牌，写着：“周逢春招商客店。”众人歇了。柴绍、罗成恐怕一个店里住不下，各寻一店歇了。萧后坐在轿中，看见店外站着一个大汉，约有三旬之外。柜内坐着一个好妇人，仔细一看，正是明霞院杨翩翩，见他对着那大汉说道：“当家的，你去问他谁家宝眷，接了进来。”那时薛冶儿先下马来，把杨夫人定眼一看，便失声道：“这是杨夫人，为甚么在此？”杨夫人见说，忙走出一看，见是薛夫人，忙各相见道：“一向在那里？今同那个来？前面是谁？”薛冶儿道：“就是萧后娘娘。”杨翩翩对外喊道：“走堂的，把萧娘娘行李李接到关的那一间屋里去！”萧后下轿来，杨翩翩接了萧后、薛冶儿进去，到堂屋内，要拜见萧后，萧后不要，常礼见了，执着那杨翩翩的手道：“我只道梦里与你相会，不意这里遇着！”大家慰问一番，萧后道：“我进门来，见那柜外站的，可是你丈夫么？”翩翩道：“正是。他原是一个武弁出身，妾随他有六七年了。”萧后假意问道：“你独自一个出来的，还有别个？”翩翩



道：“还有周夫人、樊夫人。”萧后道：“他两个如今在那里？”翩翩道：“樊夫人与我同住，染病而亡；周夫人嫁了尤永，一二年就死了。”萧后道：“你房做在那里？”翩翩手向前指道：“就是这一间里。”听见外面丈夫叫，就走了出去。萧后追思往昔，不胜伤感，落下泪来，再睡不着；不想明日火炭般发起热来，女眷们拥着伺候。柴、罗忙叫人请医生看治。住了两日，萧后胸中塞紧，尚行动不得；柴绍闻得递报，说宫中许多不睦，随与罗成话别，先起身覆旨去了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六回

丹青宫嫔妃交谮 玄武门兄弟相残

词曰：

喜杀佳期，欢爱里，情深意热。幸青春未老，鸳鸯蝴蝶。百和香匀连理枝，三星气暖同心结。问苍天何事慢追求？肝肠咽。眉间恨，峰重叠。心下事，星明灭。看抹绿残红，江山改色。却望一朝龙虎会，岂知长乐雨云歇？叹今宵此恨最难明，凭谁说？

右调《满江红》

人生最难是以家为国，父子群雄振起一时，使谋定计，张兵挺刃，传呼斩斫，不知废了多少谋画，担了无数惊惶，命中该是他任受，随你四方振动，诸丑跳梁，不久终归殄灭。至于内廷诸事，谅无他变，断不去运筹处置。可知这节事总是命缘天巧，气数使然。不要说建成、元吉疾世民功高望重，与张、尹二妃共为奸谋，就再有几个有才干的，亦难曲挽天心。今慢说萧后在周喜店中害病，且说秦王当时以玉带挂于张、尹二妃宫门，原是要他们知警改过，各各正道为人。不意唐帝误信谗言，反差李纲去问他。若说父子不过是情理，若说朝廷却有律法，那时怎个剖分？亏得李纲教秦王书一词以覆奏，幸亏唐帝宽宏大量，一则是有功嫔妃；一则是嫡亲瓜葛，又亏宇文、刘二妃，平昔受过英、齐二王的东西，便轻轻淡淡把这件事说得冰冷，唐帝把此事也就抹杀。秦王见父皇不来究问，也便不提。建成、元吉竟结纳了嫔妃，以通消息。张、尹二妃晓得平阳公主会葬，宗戚大臣尽要去护送，便透信息出来，叫英、齐二王行事。那建成、元吉是个丧心病狂之人，得此机会，送了公主之葬，便在途中普救禅院相候着了，假意殷勤团聚在一处，疾忙摆下筵席。秦王是个豁达之主，只道他们警醒，毫不介意，被英、齐二王以鸩酒相劝。刚饮半杯，只见梁间乳燕呢喃，飞鸣而过，遗秽杯中，沾污秦王袍服。秦王起身更衣，便觉心疼腹痛，疾忙回府，终宵泄泻，呕血数升，几乎不免。西府群臣闻知，都来问安，力劝早除二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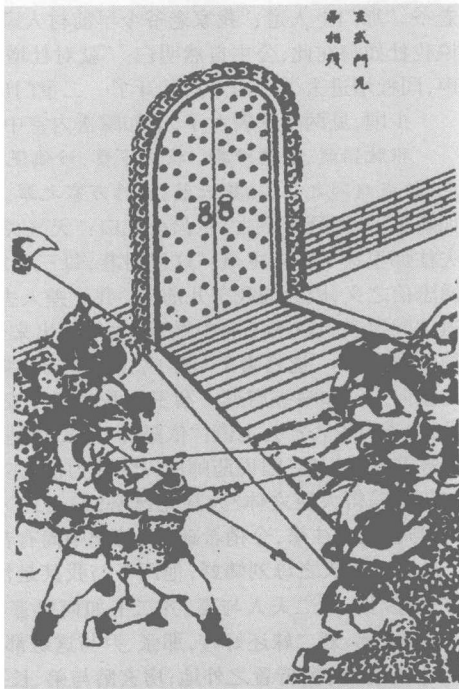
其时上宫中，秦王亦有心腹，唆与唐帝晓得了，吃了一惊，念江山人物，都是他的功劳，如飞驾幸西宫问疾。唐帝执手问道：“儿自有生以来，从无此疾，何今忽发，莫非此中有故么？”秦王眼中垂泪，就把昨日送葬，中途遇着英、齐二王，同至寺中饮酒，细细述了一遍，不觉喟然长叹道：“六宫喧笑，三井传呼，日丽风和，花香酒熟，彼此夺枣争梨，岂非友于欢爱，奚羨汉家长枕，姜氏大被？岂意变起仓卒，心碎血奔！儿数该如此，则天乎已酷，人也奚辜；但恐其中未必然耳。今幸赖父皇高厚之福，圣母在天之灵，得以无恙，庶可仰慰皇恩矣。”说了，洒下泪来。唐帝见了这般光景，心亦觉不安，因对秦王道：“朕昔年首建大谋，削平海内，皆汝之功。当时原欲立汝为嗣，汝又固辞。今建成年已及长，为嗣日久，朕不忍夺之。观汝兄弟似不相容，如若同处京邑，必有争竞，当遣汝建行台居洛阳，自陕以东皆汝主之，仍命汝建天子旌旗，如汉梁孝王故事可也。”秦王垂泪辞道：“父子相依，人伦佳况，岂可远离膝下，有违定省？”唐帝道：“天下一家，东西两都，道路甚迩，

朕若思汝，即往汝处一见，又何悲哀？”说罢，便上辇回宫。

秦王眷属宾僚听见此言，以为脱离火坑，无不踊跃欢喜。建成晓得了，只道去此荆棘，可以无忧，忙去报与元吉知道。元吉听了，跌脚道：“罢了，此旨若下，我辈俱不得生矣！”建成大骇道：“何故？”元吉道：“秦王功大谋勇，府中文武备足，一有举动，四方响应；如今在此家庭相聚，彼虽多谋，只好痴守，英雄无用武之地；若使居洛阳，建天子旗号，妄自尊大起来，土地已广，粮饷又足，凡彼提拔荐引将士，大半陕西之人，倘若谋为不轨，不要说大哥践位，即父皇治事，亦当拱手让之。那时你我俱为几上之肉，尚敢与之挫折乎？”建成道：“弟论甚当，今作何计以止之？”元吉道：“如今大哥作速密令数人上封事，言秦王左右闻往洛阳，无不喜跃，观其志趣，恐不复来；更遣近幸之臣，以利害说上；我与大哥如飞到内宫去，叫他们日夜潜诉世民于上，则上意自然中止，仍旧将他留于长安，如同一匹夫何异。然后定计罪他，岂不容易？”建成听说，笑道：“吾弟之言，妙极妙极。”于是两个人便去差人做事不提。正是：

采薪已断峰前路，栖亩空怀郭外林。

世间随你英雄好汉都知妇人之言不可听；不知席上枕边偏是妇人之言入耳，说来婉婉曲曲，觉得有着落又疼热，任你力能举鼎，才可冠军者，到此不知不觉，做了肉消骨化，只得默默忍受；倘若更改，偏生许多烦恼，弄得耳根不静。唐帝此时因年纪高大，亦喜安居尊重，凭受他们许多莺言燕语。更兼太子齐王买嘱他们刁唆谋画，把一个绝好旨意，竟成冰消瓦解，还要虚诬驾陷，要唐帝杀害秦王。幸得唐帝仁慈，便不提起。那些秦王僚属，无不专候明旨。时天气炎热，秦王绝早在院子里赏兰，只见杜如晦、长孙无忌排闥而入，秦王惊问道：“二卿有何事，触热而至？”如晦尚未开口，无忌皱着双眉说道：“殿下可知东宫图谋，势不容缓，恐臣等不能终事殿下奈何？”秦王道：“何所见而云然？”如晦道：“前东宫差内史到楚中，招引了二三十个亡命之徒，早养入府中去了；又有河州刺史卢士良，送东宫长大汉子二十余人，这是月初的事，我在驿前目击的。昨夜黄昏时候，又有三四十人，说是关外人，要投东宫去的。殿下试思，他又不掌禁兵，又不习武征辽，又不募勇敌国，巍巍掖廷要此等人何用？”秦王正要答话，又见徐义扶同程知节、尉迟敬德进来见礼过了，知节把扇子摇着身体说道：“天气炎热，人情急迫，闯墙之衅，延及柴门，殿下何尚安然而不为备耶！”秦王道：“刚才如晦也在这里对吾议论，但是骨肉相残，古今大恶，吾诚知祸在旦夕，意欲俟其先发，然后以义讨之，庶罪不在我。”敬德道：“殿下之言，恐未尽善。人情谁不爱其死，今众人以死供奉殿下，乃天授也。祸机垂发，而殿下犹若罔闻，殿下纵自轻，如宗庙社稷何？殿下不用臣之言，臣将窜身草泽，不能留居大王左右，束手受戮也。”无忌道：“殿下不从敬德之言，事大败矣；倘敬德等不能仰体于殿下，即无忌亦相随而去，不能复事殿下矣！”秦王道：“吾所言亦未可全弃，容更图之。”知节道：“今早臣家小奴程元在熟面铺里，看见公座边七八个人在那里吃面，都是长大强汉。程元挤在一个厢房里边，听他内中有个人说，大王爷怎样待我们好。那几个道，大王爷如何怎样厚典。又有个人道，就是二王爷，也甚慷慨多恩。正说得高兴，只见一人走进来说道：‘叫咱各



处找寻，你们却在这里用面饭。王爷起身了，快些去罢。’众人留他吃面，那人面也不要吃，大家一哄出门。小厮认得那人，是世子府中买办的王克杀，归家与臣说知。臣看此行径，火延旦夕，岂容稍缓。”徐义扶道：“二王平昔寻故陷害殿下，已非一次，只看他将金银一车赠与护军尉迟，尉迟幸赖不从；又以金帛赐段志玄，志玄却之；又潜总管程知节出为康州刺史，幸知节抵死不去。这几个人都是殿下股肱羽翼，至死不易，倘有不测，其何以堪？”说了，禁不住涕泗交流。秦王道：“既如此说，你同知节火速到徐勣处，长孙无忌与杜如晦到李靖那里去，把那些话备细述与他们听，看他们两个的议论何如。”众人听了，即便起身。

且不说徐义扶同程知节到徐勣处。且说长孙无忌与杜如晦都是书生打扮，跟了两个能干家人，星夜来到安州大都督李药师处。药师见了，一则以喜，一则以惧，喜的是知己相聚，惧的是二公易服而至。忙留他们到书房中去，杯酒促膝谈心。杜如晦忙把朝里头的事体，细细述与药师听了。药师道：“军国重务，我们外廷之臣尚好少参末议；况有明主在上，臣等亦不敢措词。至于家庭之事，秦王功盖天下，勋满山河，将来富贵正未可量，今值闯墙小衅，自能权衡从事，何必要问外臣？烦二兄为弟婉言覆之。”无忌、如晦再三恳求，李但微笑谢罪而已。如晦无奈何，只得住了一宵，将近五更，恐怕朝中有变，写一字留于案上，同无忌悄悄出门。走了四五十里，绝好一个天气，只见山脚底下推起一阵乌云上山，一霎时四面狂风骤起。无忌道：“天光变了，我们寻一个人家去歇息一回方好。”如晦的家人杜增说道：“二位老爷紧赶一步，不上二三里转进去，就是徐老爷的住居了。”如晦道：“正是，我们快赶一步。”无忌问：“那个徐老爷？”如晦道：“就是徐德言，他的妻子就是我家表姊乐昌公主。”无忌道：“哦，原来就是破镜重圆的，这人为甚么不做官，住在这里？”如晦道：“他不乐于仕宦，愿甘林泉自隐。”无忌道：“这夫妇两个是意思的人，我们正好去拜望他。”大家加鞭纵马赶到村前，只见一湾绿水淙淙，声拂清流；几带垂杨袅袅，风回桥畔。远望去，好一座大庄房，共有四、五百人家，在田畴间耕耘不止。一行人过桥来，到了门首便下了牲口，门上人就出来问道：“爷们是那里？”杜增应道：“我们是长安杜老爷，因到安州，在此经过，故来拜望老爷。”那门上人道：“我家老爷今早前村人家来接去了。”杜如晦道：“你同我家人进去禀知公主，说我杜如晦在此，公主自然明白。”就对杜增道：“你进去看见公主，说我要进来拜见。”门上人应声，同杜增进去了一回。只见开了一二重门出来，请如晦、无忌到中堂坐下。

少顷，见两个垂髫女子，请如晦进内室中去。只见公主：

雅耽铅黛，酷嗜缣缃。妆成下蔡，纱偏泥泥似阳和；人如初日，容映纷纷似流影。好个天装艳色，皱成双阙之红，岫抹云蓝，滴作万家之翠。真是画眉楼畔即是书林，傅粉房中便为家塾。

如晦见了，要拜将下去。乐昌公主曰：“天气炎热，表弟请常礼罢。”如晦揖毕，坐了问道：“姊姊，姊夫往那里去了？”公主道：“这里村巷，每三七之期，有许多躬耕子弟，邀请当家的去讲学，申明孝悌忠信之义，因此同我宁儿前去。我已差人去请了，想必也就回来。”两个又问了些家事，公主便道：“闻得表弟在秦王府中做官，为何事出来奔走？莫非朝中又有甚么缘故么？”如晦道：“姊姊真神仙中人也。”遂将秦王与建成、元吉之事，细细述了一遍。公主道：“这事我已略知一二，今表弟又欲何往？”如晦皱眉道：“秦王叫我二臣往安州大都督李药师处，问他以决行止，不意他却一言不发，你道可恨否？”公主道：“依愚姊看来，此是药师深得大臣之体，何恨之有？况药师的张夫人，前日曾差人来问候，因说药师惟以国事为忧，亦言早晚朝中必有举动。”如晦道：“姊姊识见高敏，何知药师深得大臣之体？为甚先已略知一二？”公主道：“当初我在杨府中，张、尹二夫人曾慕我之名，与我礼尚往来，今稍稀疏。其嫔妃中尚有昔年与我结为姊妹，一个是徐王元礼之母郭婕妤；一个是道王元庆之母刘婕妤，他两个与我甚是情密。刘夫人前日差人来送东西与我，我曾问他朝政，他说张、尹二夫人与英、齐二王如何要害秦王，把金银买嘱了有儿子的夫人，在朝廷面前撺掇。我家郭、刘二妹还好些，那张、尹与这班都紧趁着帮衬他，晓得秦府智略之士，心腹可惮者，如李靖、徐勣之俦，皆置之外地；房玄龄与弟、长孙无忌等，今皆日夕谄之于上，而思逐之。倘一朝尽

去，独剩一秦王在彼，如摧枯拉朽，诚何所用。况吾弟朝夕居其第，食其禄，不思尽忠，代为筹画，以尽臣职，反东奔西走，难道徐、李真有田光之智么？”如晦尚要分辩，只见家人报道：“老爷回来了。”徐德言忙进来见了礼，便问道：“老舅久违了，外面何人？”如晦道：“是长孙无忌。”徐德言道：“他从没有到我这里，岂可让他独坐在外，弟同老舅到厅上去。”便对公主道：“快收拾便饭来。”

大家到厅上来，徐德言与无忌相见了，真是英雄欢聚，非比泛常。一回儿摆出酒饭来，大家入席。无忌将三王之事，述与徐德言听。德言道：“这是家事，不比国政。常人尚有经纬从权处之，何况天挺雄豪，又有许多名贤辅佐，何患不能成事？不知令姊如何教兄？”如晦将公主之言述了一遍。德言道：“此言不差，但我前日看见报上说，突厥郁射设将数万骑屯河北，此事只怕早晚就要出兵，更变你们了。”无忌听了，心上觉得要紧，忙吃完了饭，见雨阵已过，如飞催促如晦起身。德言道：“本该留二公在此宽待几天，只是此时非闲聚之日，二兄返长安，每事还当着紧，迟则有变矣！”如晦进房去谢了公主，即同无忌等出门，跨马而行。

不到一日，来到长安，进见秦王，无忌将李靖之言说了，又说起遇见了如晦姊丈徐德言。秦王道：“乐昌公主与徐德言也是个不凡的人，他夫妇怎么说？”如晦送将公主之言及德言之话说了。秦王道：“正是，燕王罗艺因突厥郁射凶勇，在此请兵，英、齐二王特将我西府士臣要荐一半去。前日义扶与知节回来，述徐勤之言，亦与李靖无二；但甚称张公谨龟卜如神，孤叫敬德去召他，想此刻就来。”

正说时，只见张公谨到来，见了秦王，便问道：“殿下召臣何事？”秦王即将建成、元吉淫乱宫中之言说了一遍，又将众臣欲靖宫秽之愆也说完了，便指着香案上道：“灵龟在此，望卿一卜以决之。”张公谨大笑，以龟投地道：“卜以决疑，今事在不疑，尚何卜乎！倘卜而不吉，庸得已乎？况此事外臣已知，如转静养宫秽成何体统！”李淳风等亦极言相劝。秦王道：“既如此孤意已决明日朝参时，即当帅兵去问二人之罪矣！”时张公谨已为都捕，守玄武门，对秦王道：“殿下，臣等虽系腹心，每事须当谨密。明日早朝时，臣自有方略应候。”说了便出府而去。

却说李如珪奉了柴绍的将令，行了月余，已到长安，将柴郡马本章传进。唐帝看了，即宣如珪进去，朝拜了。唐帝问了些战阵军旅并萧后回南之事，如珪一对答了，唐帝道：“你助战有功，就在此补一缺罢。”如珪谢恩出朝。

时当己未，太白复又经天，傅奕密奏太白见秦分，秦王当有天下。唐帝以其状密授秦王。秦王便奏建成、元吉淫乱宫闱，且言：“臣于兄弟，无丝毫有负，今欲杀臣，以为李密、世充报仇，臣今枉死，永违君亲，魂归地下，实耻见诸贼，亦密奏上。”唐帝览之愕然，批道：“明当鞠问，汝宜早参。”秦王便将柬帖几封，叫人驰付西府僚属，打点明早行事。张、尹二夫人窃知秦王表章之意，忙遣人与建成、元吉说知。建成速召元吉计议，元吉以为宜勒官府精兵，托疾不朝，以观动静。建成道：“我们兵备已严，怕他甚么，明早当与弟入朝面质。”

时己庚申，将到四更时候，秦王府内甲外袍，同尉迟敬德、长孙无忌、房玄龄、杜如晦内皆裹甲，带了兵器，将要出门，秦王道：“且慢，有个信符在此，叫家将快些放起三个炮来。”那个花炮是征外国带来的，大有五六寸，响彻云泥，一连放了三个信炮。只听见四下里就有三四个照应放起来。走过了两、三条街，远远望见一队人马将近，杜如晦叫把号炮放起一个来，那边也放一个来接应，原来是程知节、尤俊达、连巨真等几人；斜刺里又有一队人马，放一个炮出来，却是于志宁、白显道、史大奈、陆德明一行人；只听见又有一个信炮放将起来，竟不见有人，未知何故。众人都静悄悄集在天策门楼停住。只见西府两个小卒来报，东府也有四五百人来了，秦王急把袍服卸下，单穿锦甲，执剑先向前迎。敬德纵马说道：“不须主公动手。”便带十来骑杀向前去，与这班敢死之士大斗起来。那些死士怎斗得这些虎将过，被敬德先撸翻了三四个，就都败将下去。刚到临湖殿，秦王一骑马赶上建成，建成连发三矢，射秦王不中。秦王亦发一矢，却中建成后心，翻身落将下来。长孙无忌如飞抢上前来，一刀斩讫。元吉着了忙，骑着马往后乱跑，秦王紧赶。只听见一声信炮，

遶出一个小将军，喝道：“逆贼到那里去？”一枪刺着，元吉把马一侧，掀将下来。秦王如飞赶上斩了。秦王看那小将，却是秦怀玉，把元吉的头与怀玉拿了，便道：“刚才听见信炮之声，隐隐相近，又不进来汇齐，我正不解；只是你家父亲又不在家，你那里晓得我行事，在这里相候？”秦怀玉道：“这是昨夜程知节老伯来与小臣说的。”秦王听了，带转马头，对敬德、知节说道：“二贼已诛，诸公无妄杀戮。”因此众人让东府兵刃退了下去。

时翊卫军骑将军冯翊，冯立，闻建成死信，叹曰：“岂有生受其恩，而死逃其难乎？”乃与副护军薛万彻、屈咥，直府左车骑万年、谢方叔帅东宫齐府精兵一千，驰骤玄武门，正值张公谨与云麾将军敬君弘、中郎将吕世衡相持厮杀。张公谨把吕世衡搠死，又值冯立军来时，公谨又把冯立射亡，独闭关拒绝，彼军虽众则不得入。时唐帝方泛舟海池，闻宫外人乱，正召裴寂、萧瑀议事，恰好秦王使尉迟敬德入宿卫侍，持矛擐甲，直至天子面前。唐帝大惊，问道：“今日乱者是谁，卿来此何为？”敬德道：“秦王以太子与齐王作乱，举兵诛之，恐惊动陛下，遣臣宿卫。”唐帝道：“英、齐二子安在？”敬德道：“俱被秦王殄灭矣！”唐帝拍案大哭，对裴寂等道：“不图今日乃见此事！”裴寂、萧瑀道：“英、齐二王本不豫议谋，又无功于天下，疾秦王功高望重，共为奸谋，今秦王已讨而诛之，陛下不必伤悲。秦王功盖宇宙，率土归心，若处以元良，委之国事，无复虑矣。”唐帝道：“这原是朕的夙心。”敬德请降手敕，合诸军并受秦王处分。唐帝即使裴寂同敬德出去晓谕诸将。时秦兵尚与东府乱杀，裴寂、敬德竟到玄武门来晓谕了，薛万彻等即解兵逃遁。秦府诸将欲尽诛余党，敬德固争道：“罪在二凶，既伏其辜，可以休矣；若滥及羽党，非所以求安也。”乃止。唐帝下诏，赦天下凶逆之罪，止于建成、元吉，其余党众，一无所问，立秦王为皇太子，诏以军国庶事，无论事之大小，悉委太子处分，然后奏闻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七回

女贞庵妃主焚修 雷塘墓夫妇殉节

词曰：

忏悔尘缘思寸补，禅灯雪月交辉处，举目寥寥空万古。鞭心语，迥然明镜横天宇。蝶梦南华方栩栩，相逢契阔欣同侣，今宵细把中怀吐。江山阻，天涯又送飞鸿去。

右调《渔家傲》

天下事自有定数，一饮一酌，莫非前定，何况王朝储贰，万国君王，岂是勉强可以侥幸得的？又且王者不死，如汉高祖鸿门之宴，荥阳之围，命在顷刻，而卒安然逸出；楚霸王何等雄横，竟至乌江自刎。使建成、元吉安于义命，退就藩封，何至身首异处！今说秦王杀了建成、元吉，张、尹二妃初只道两个风流少年，可以永保欢娱；又道搬转头来，原可改弦易辙，岂知这节事不破则已，破则必败。一回儿宫中行住坐卧，都是谈他们的短处。唐帝晓得原有些自差，只得将张、尹二妃退入长乐宫，连这老皇帝也没得应急了，只与天天、小莺等抹牌鞠球，消遣闷怀而已。时秦王立为太子，将文武官僚，个个升陟得宜，就是建成、元吉的旧臣，亦各复其职位。惟魏征当年在李密时是有恩于秦王，因归唐之后，唐帝见建成学问平常，叫魏征为太子师傅，今必要驾驭一番，即召魏征。征至，秦王道：“汝在东府时，为何离间我兄弟，使我几为所图？”魏征举止自乐，毫不惊异，答道：“先太子早从征言，安有今日之祸？”秦王大怒道：“魏征到此，尚不自屈，还要这般光景，拿出

斩了!”左右正要动手,程知节等跪下讨饶。秦王道:“吾岂不知其才,但恐以先太子之故,未必肯为我用耳!”遂改容礼之,拜为詹事主簿;王珪、章挺亦召为谏议大夫。唐帝见秦王每事仁政,举措合宜,众臣亦各抒忠事之,因即让位太子。武德九年八月,秦王即位于东宫显德殿,尊高祖为太上皇,诏以明年为贞观元年;立妃长孙氏为皇后;追封故太子建成为息隐王,齐王元吉为海陵刺王;立子承乾为皇太子,政令一新。

且说萧后在周喜店中冒了风寒,只道就好,无奈胸膈蔽塞,遍体疼热,不能动身,月馀方痊。将十两银子谢了杨翩翩,同王义、罗成等起程。路上听见人说道:“朝中弟兄不睦,杀了许多人。”萧后因问王义:“宫中那个弟兄不睦?”王义道:“罗将军说建成、元吉与秦王不和睦,已被秦王杀死,唐帝禅位于秦王了。”自此晓行夜宿,早到潞州。王义问萧后道:“娘娘既要到女贞庵,此去到断崖村不多几步。臣与罗将军兵马停宿在外,只同女眷登舟而去甚便。”萧后道:“女贞庵是要去的,只检近的路走罢了。”王义道:“既如此,娘娘差人去问窦公主一声,可要同行么?”萧后便差小喜同宫奴到窦公主寓中问了,来回复道:“窦公主与花二娘多要去的。”

正说时,许多本地方官府来拜望罗成。罗成就着县官快叫一只大船,选了十个女兵,跟了窦公主、花二娘、两位小相公。线娘差金铃来接了萧后、薛治儿过船去,小喜儿宫奴跟随。真是一泓清水,荡桨轻摇,过了几个弯,转到断崖村,先叫一个舟子上去报知。

且说女贞庵中,高开道的母亲已圆寂三年了,今是秦夫人为主。见说吃了一惊,问道:“萧后怎样来的?同何人在这里?”舟子道:“船是在本地方叫的,一个姓罗,一个姓王的二位老爷,别的都不晓得。”秦、狄、夏、李四位夫人听了,大家换了衣裳,同出来迎接。刚到山门,只见袅袅婷婷一行妇女在巷道中走将进来。到了山门,秦夫人见正是萧后、窦公主,眼眶里止不住要落下泪来。大家接到客堂上,萧后亦垂泪说道:“欲海迷踪,今日始游仙窟。”秦夫人道:“借航寄迹,转眼即是空花。请娘娘上坐拜见。”萧后道:“妾与夫人辈俱在邯郸梦中,驹将鸣矣,何须讲礼?”秦夫人辈俱以常礼各相见了。萧后把手指道:“这是罗小将军、窦夫人的令郎,这位是花夫人的令郎。”又指薛治儿道:“你们还认得么?”狄夫人道:“那位却象薛治儿的光景。”夏夫人道:“怎么身子肥胖长大了些?”萧后道:“夫人们不知那姜亭亭已故世,沙夫人就把他配了王义;王义已做了彼国大臣,他也是一位夫人。”四位夫人重要推他在上首去,薛治儿道:“治儿就是这样拜了。”四位夫人忙回拜后,各各抱住痛哭。桌上早已摆列茶点,大家坐了。窦线娘道:“怎不见南阳公主?”李夫人道:“在 inside 楞严坛主忏,少刻就来。”萧后道:“他在这里好么?”秦夫人道:“公主苦志焚修,身心康泰。”狄夫人道:“娘娘,为甚么沙夫人与赵王不来?”萧后把突厥夫妻死了无后,立赵王为国王,罗罗为国母一段说了。狄夫人道:“自古说,有志者事竟成。沙夫人有志气,守着赵王,今独霸一方,也算守出的了。”秦夫人道:“梦回知己散,人静妙香闻,到盖棺时方可论定。”夏夫人道:“娘娘的圣寿增了,颜色却与两个小相公一般。”萧后道:“说甚话来?我前日在鸳鸯镇周家店里害病,几乎死在那里,有甚么快活。”李夫人笑道:“娘娘心上无事,善于排遣。”薛治儿道:“夏夫人、李夫人的容颜依旧,怎

